

慧成校园文丛



# 烟雨苏州

朱栋霖  
文艺评论选

朱栋霖 著  
古吴轩出版社

慧成校园文丛

# 烟雨江南

朱栋霖文艺评论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朱栋霖 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雨苏州:朱栋霖文艺评论选 / 朱栋霖著.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6.9

(慧成校园文丛 / 钟连元主编)

ISBN 7-80733-083-X

I. 烟… II. 朱… III. 文艺评论—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9397 号

**责任编辑:**蒋新华

**见习编辑:**吴 斐

**装帧设计:**苏 洲

**封面绘画:**韩 冬

**责任校对:**陆爱民

**责任印制:**冒宇城

**书 名:**慧成校园文丛·烟雨苏州:朱栋霖文艺评论选

**主 编:**钟连元

**著 者:**朱栋霖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215006

Http://www.szrbs.net/gwx

E-mail:gwxchs@126.com

电话:0512-65232286 传真:0512-65220750

**印 刷:**苏州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24

**印 张:**6.5

**字 数:**130 千字

**印 数:**0001-3000 册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33-083-X/G·353

**定 价:**98.00 元(全三册)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朱栋霖

1949年生，教授，苏州  
大学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苏州市文联副主席。

责任编辑：蒋新华  
见习编辑：吴斐  
装帧设计：苏洲  
封面绘画：韩冬

# 目 录

梦寻百年校园(代序) /1

昆剧瑰宝与苏州 /7

《牡丹亭》的魅力 /13

论“青春版《牡丹亭》现象” /21

古韵盎然《长生殿》 /35

江南文采出评弹 /46

评弹“关子书”与戏剧性 /51

把评弹介绍给当代大学生 /61

再现园林和表现“园境” /68

太湖的抒情 /73

江南新风采 /76

陆文夫:一卷清流 /80

瓦翁的书法艺术 /84

苏州云锣与纳西古乐 /89

美在发现与表现 /93

文化苏州与文明魅力 /97

文明象征,创新资源 /100

“文化沧浪”的文化品位 /103

苏州文艺评论的传统与使命 /106

苏州文化研究的当代价值 /110

和伟大灵魂交谈 /113

巴金,燃烧的心 /115

朱自清的散文艺术 /118

艾青的诗歌艺术 /125

诗歌鉴赏举隅 /132

苏州和我的少年行(附录) /141



## 梦寻百年校园(代序)

朱栋霖

我的母校——苏州第三中学今秋十月迎来百年华诞，我们这些学子当然难忘当年那些少年岁月。

三中百年史，也正是苏州乃至中国的百年新学史。自北宋范仲淹设平江府学，苏州文教勃兴，重教崇文成为苏州千年传统，造就苏州文脉昌盛，俊才人杰代代辈出。至晚清，传统的书院、家塾、私塾式教育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对人才发展的需求。生于苏州、有早期维新思想的冯桂芬、王韬等人都看到了西方坚船利炮、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为此，郑观应在《盛世危言》(1893)中提出兴学堂、重技艺。于是有官办的军事学堂、西医学堂。1895至1896年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南洋公学，这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之后有京师大学堂。1901年清政府下诏：次年起废八股、废武举。于是以八股取士为教学宗旨的传统书院、私塾教育失去立足之地，参照西方教育体制与课程内容的现代教育形式开始在中国应运而生，时人谓之新学校。苏州闻风而动。1900年东吴大学问世。得风气之先，一批旧书院、私塾纷纷改为西式的新学校。1902年有识之士将吴江同里的同川书院改为同川小学，同时成立丽则女校。1906至1907年美国南浸信会在苏州创办晏成中学、慧灵女子中学。它就是今日苏州第三中学的前身。



据说,现在苏州中、小学校具有百年历史的,达百所之数,这正是重教崇文的苏州顺应时势发展,在全国率先创办新式学校的硕果。新学百年,不仅苏州如此,而且乃是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潮流,以教育救国,振兴中华。

百年,是一种传统。教育的传统借助教师体现,在教师的教书育人中实现。在三中,虽然分隔两个时代,但是优良传统却有传承性。我在三中只有短短三年,但我感受到的那种校园精神的滋润,成为我心灵的资源,而且是永远的。

1962 年秋我进入三中,周围人都说那是名校。果然校园廓大、建筑气派。高高的白杨树从校门口起分成两排通向主楼,中央大楼高耸雄伟,三个年级的高中生都在大楼里学习,初一新生总是带着崇拜心理仰视着走过那座高楼;有一排仿古罗马柱排列的园柱大楼古雅静穆,那是老师们的办公楼,很神秘。穿过一个地道才见运动场,很大。我过去就读的校园原是清代冯桂芬祠堂,虽然外面照壁高耸,但里面只是白墙黑瓦的古朴平房,石板天井就是操场。三中校园的气派可大了。

那一年三中特别自豪。据说全市的高考录取率三中排名第一,校园内充满朝气与生机,教师们都显得特别有精神。在我们这些刚跨进中学门的学生看来老师们个个都是气宇轩昂、知识渊博,出言吐语自有一番风度。时常见到高中部的老教师在校园中不紧不慢地走过,很儒雅。范佳士苍髯飘然,戴着玳瑁圆框镜,手持葫芦悠然而行,据说他遵古俗家中不装电灯。他的女儿与我同班,悬腕弯肘写得一手笔法谨严的魏碑。还有楼浩白、吴进贤、徐夫道等,都是名士风度、饱学之士。每逢节庆,校门口橱窗就展出他们新写的诗词与书画作品。他们很受尊重,我亲耳听到青年教师们尊称他们为“某老”。

当然,初中部的青年教师也很吸引同学们。他们都是才俊出众,衣冠楚楚,谦谦君子,富有热情。身材高挑的李天麟老师儒雅帅气,戴眼镜的李白水有书卷气,吴冠群、吴德钧都是“名嘴”,美丽灵秀的女教师宋仁对人总是甜蜜蜜的,更惹得同学们喜爱。他们的课堂教学受到同学们称赞,而且课外也很活跃,不断组织活动,有一大堆同学跟着他们在校园里风风火火地转。也常看到书记金重固斜着肩膀在校园里一本正经地走。他口才一流。每学期都有几次,他通过有线喇叭向全校同学作报告,用抑扬的苏州官话一讲就是滔滔不绝两小时,还引经据典,讲话开头好引用毛泽东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读书也



多,办公桌上放着《辞海》,有空就翻看。这是一位有学问的党书记,当时还鼓励青年教师要“成名成家”。

初中三年换了三任班主任,三任数、语、英老师。看来学校的考虑是让每一位教师熟悉一个年级的课程与教材教法。初一班主任顾玉珍老师和蔼可亲、富有温情,她的方法尤其适合刚从小学来的新生,觉得她像妈妈一样。她对工作极其认真而有办法。开学第一天,我刚走上红楼二楼走廊,顾老师就叫出我的姓名,让我吃了一惊。旁边其他同学的姓名她都一一说出,这让我们一开始就“服”了。同学们一琢磨就认为一定是顾老师背熟了每个人登记表上的照片。这个办法对我后来当教师有启发,一个教师必须从一开始就对学生情况非常熟悉,从开始抓起。下午课后的自习课,新生都趴在桌上做作业,戴着眼镜的她悄悄出现在教室后面,同学们就再也不敢随便说话捣蛋了。顾老师的初一数学教学承担了一个从小学算术具数思维到中学代数抽象思维的转换任务,她的讲课思路清晰、形象生动,教态和蔼,所以全班的数学成绩都很好。

初二的数学老师陈储梅是南师大数学系毕业,科班出生。她以带宜兴口音的普通话讲课,抑扬顿挫,语言简洁,绝无废话。讲课解题思路清晰,她以自己集中、紧凑的思路带领我们紧张地思考,她总是启发我们自己得出结论、得出数学原理定律,下课铃响正是她讲课结束。一堂课下来收获颇丰。我自己当了教师后明白她的备课是很充分的。

初三的班主任沈民慧老师同样教数学,她教几何,这更抽象。她讲课也是语言简练、思路清晰,她用苏州话讲课,轻松,幽默,不紧不慢道来,显得胸有成竹,像说书,我想沈老师一定是喜欢听评弹的。她的穿着在那年头算是时尚的,上课常让我们眼睛一亮。那时毛泽东批评注入式,提倡启发式、讨论式,课堂教学要改革。沈老师的讲课就逐步过渡到与同学们在课堂上讨论例题的种种解法,让学生自己来解例题。这样一来讨论的时间就拖长了,我常担心一节课完不成任务。但每次都顺利完成。其实她是提供思路、有启发、有引导、有准备的。在沈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学得主动,思维活跃,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将兴趣与课余时间放到数学上,做参考书上的题目,把语文老师弄急了。那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我对数理化不感兴趣,从不为此化功夫。也属运气好,升学考试,我的数学成绩偏得了高分,把最难的附加题一起完成了。我想这

主要是我的数学老师教得好。

那时的三中，师资都是一时之选，似乎每位老师都有一招。徐夫道老师讲授历史课，纵横自如，潇洒豪脱。他不是那种拘泥于教科书的教法，他只需拈出一个故事就轻易地说明了某王朝灭亡的原因、某次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然后在下课前将教材上的结论念一下就得了，非常洒脱，可大家也都明白了。我很欣赏那样的教法。初一、初三的英语老师金溢观，教学一丝不苟，教态和蔼，故意把声音放慢放柔了，做出与他的胖大身体有点不相称的小朋友般的动作，让我们跟随他学说英语。他讲课循序渐进，扎扎实实。每堂课总是先从复习旧知识入手，然后新授，复习，巩固，综合练习，五个环节，一套完整的凯洛夫教学法模式，颇有效。他采取两套课堂练习本交替使用，每堂课都做堂堂小测验，用于复习巩固新知识，然后再布置回家作业。所以他每天要为每位同学批改两份作业。他教两个班，每班 45 人，我现在明白他的工作量是很重的。而他的态度始终温和。每次课堂练习我总是争取最先交卷，他总是和蔼地说：“要不要再看看，不要粗心大意了。”

吴进贤先生是我初二的英语老师。他原授高中语文，原是晏成、慧灵教会学校的老教师，标准美式英语，很注重发音。他为人本就随和，不故作严肃状，与我们这些他的孙子辈的学生们和气相处。一次，我在北局青年会参观一个苏州书法展，进门就发现正中显著处挂一幅中堂，行书毛泽东诗词《浪淘沙·大雨落幽燕》，铁钩银画，落款“吴进贤”，才知道我的英语老师乃是苏州大书法家。若干年后，我与吴先生常见面，才知道他年轻时师从李根源（朱德的老师）学书，特擅张迁碑。解放前他的书法就有名，润格一张扇面一斗米，按那时的行情已经不菲。“文革”中他被批斗，罚为居委会抄写大字报、通告。他书写的大幅纸刚贴上墙，第二天就被人揭走了。他的隶书吴中第一，稳健圆实而潇洒绰约，如儒将炯炯有神。苏州的园林厅堂到处可见吴老墨宝，榜书与辟窠大字为古典园林画龙点睛。但是他应人所请不摆架子，不像现今有些人斤斤计较于价钱。他送我不少条幅，现在已成了我的珍贵纪念。

我当然更得益于语文课。初一学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写景文。只见王正达老师在作文讲评课，将自己的一篇写景散文印发给我们。原来他自己写了一篇散文，告诉大家文章应该怎样写。他住在学校单身教师的一



栋小楼里，他的文章写那里周围清晨的景致，写得很美，许多比喻显然受了《荷塘月色》的影响。于是我怀着好奇寻访到校园西南角那栋米黄色小别墅楼。一看，果然小径、冬青、黄杨树、绣球花、月季花都有，但比较杂乱，并不如文章中所写的那样美。我才恍然知道原来文章是可以那样写的。

初二语文老师是优雅美丽的陈惠明，她坚持作文面批，每天中午不休息，总是约几个同学去她办公室当面细谈细改。整整两个学期都是如此，这极不容易。我的作文，两周一篇，她每篇都约我面谈面批。总是一句一句地读，一句一句地改，然后是全篇总谈，一直到下午上课的预备铃响起，我才从圆柱楼奔回教室。今天我已记不得当初她说了些什么，但是那种鼓励与兴奋却使我保持着对文学的兴趣与激情。那种态度、那种精神，真正称得上是循循善诱、耐心细致、诲人不倦、忘我工作的师德的典范。我从离开三中后一直没有见到她。我后来也曾多次向苏州、无锡教育局的同志了解陈老师的去向，她去了无锡。不知她是否还记得当年她悉心指导作文的那位初二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旧难忘她当年精心指导的培育之恩。我一生遇到好几位对我恩重如山的老师，更遇到很多对我谆谆教导、认真负责的老师，而四十年来从陈老师那里获得的温情细致的关爱与激励总使我难以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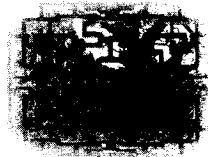
初见崔梅芳老师是开学前夕。那是夏末，操场边白杨树树下，她穿一件绿色西装裙，高跟鞋，隐隐香气袭人，有上海女性的风韵。她教我们初三的语文课，她讲课扎实细致。我当时已经随兴趣读了一些文学评论的书，尽管那时社会已经开始批判“成名成家”，批判古典文学、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封、资、修”，但还是读，像何其芳、巴人、茅盾、冯牧、李希凡、秦牧、马茂元的，还有《古文观止》、四卷《中华活页文选》等等。作为中学教学要对付像我这样“钻牛角尖”的学生，实非易事，因为那已经超出了初中教学的范围。我听课是听老师讲的与我从书上看到的是不是一样。我听崔老师的课，知道她在钻研，她对于古今经典作品的把握比较深入，与我读过的文学研究著作所说的差不离，这就很不易了。后来才知道她从南师大中文系毕业不久，正宗科班出生，与当时江苏师院中文系的几位教师同学。当然她的学术功力深了。

1965年我离开三中，告别学习气氛浓郁的校园，揖别教导我、培育我、对我寄予期望的许多老师。许多年我经常念起我是三中中的一位学生，但我一直没有

回去过。1996年我应邀参加母校90周年校庆,发现已非昔日古雅宁静的校园。当年令我景仰的中央楼、圆柱楼和红楼都已拆除,教过我的老师们都已退休。新大楼耸然而起,新教师都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朝气蓬勃,他们正在传承这一事业。我寻找那里的旧痕迹,寻找校园里曾经浸润我的心灵的精神与传统。这个传统我曾经亲身承受。在这里曾经活跃过的那些精神与传统,令我这个当年小子几十年后仍然倍感温馨与激动。我的老师们那种敬业精神,那种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奋力拼搏的热情,那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爱生如子的精神,他们的无私忘我与人品师德,以及他们的教学所达到的高质量与高水平,都曾经深深滋润每一位三中的学子,也成为我心灵的永远的资源。以致于像我这样此后自己也当了几十年教师,以我现在的经历与经验回想我当年的那些老师们,仍可以说他们的教学堪称一流,他们的人品师德是做人的表率,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他们是中国广大教师中的普通一员,他们也是中国教师的代表。

我可以毫无愧色地大声说,教师是最值得尊敬的。

2006年3月25日



## 昆剧瑰宝与苏州

——为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作

中国昆曲，是世界戏剧三大源头中唯一至今仍保留着原初优美鲜活的艺术形态，并在本世纪舞台上演出的古典戏剧。昆剧的艺术魅力与恒久的生命力显然得益于深厚广博、独具特色的吴文化。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不仅是昆剧诞生的摇篮，而且是赋予昆剧以璀璨神采，把昆剧推向中国戏剧高峰的文化母体。

昆腔新腔在公元 16 世纪中叶诞生，事实上并非魏良辅一蹴而就，而是经许多吴中度曲家、民间曲师乐工历经百余年之久的提炼、调试。它发源于元朝末年苏州地区的昆山一带，故称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之一。关于昆山腔的起源，被后世推崇为乐圣的魏良辅在他所著的《南词引正》中写道：“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辞。扩廓铁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顾阿瑛是昆山豪富大家，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精于音律，善弹古阮。他建有豪华别墅玉山草堂，畜歌伎，常年聚集文友，切磋琢磨，传习黄幡绰之曲，进行艺术加工，使昆山腔进一步典雅化，人称“玉山草堂园池声

伎之盛甲天下”。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召昆山百岁耆宿周谊寿询问昆山腔，并评价其腔“甚佳”。

寓居昆山、后迁太仓的曲家魏良辅在前人的基础上，研创“水磨腔”。魏良辅早年“初习北音，继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啜喉押调，度为新声”（余怀《寄畅园闻歌记》），终于琢磨出一套“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沈宠绥《度曲须知》）的新声昆山腔演唱技巧，“声则平上去入婉协，字则头腹尾音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他总结度曲心得约二十条，写成《南词引正》。人称其“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吾士夫辈咸尚之”，赞魏良辅“善发宋元乐府之奥，其炼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于明时”。魏良辅为了切磋曲学，结识了流戍太仓的北曲家张野塘，并将女儿许配给他。

为了推出音乐新腔“水磨腔”，魏良辅等吴中曲家又同时将伴奏乐器由原来的板、鼓、曲弦三件再增加了笛、箫、提琴、笙、琵琶等管弦乐器，以吴依语来吟唱昆山新腔“水磨调”。于是昆山腔从原先南曲五大声腔中脱颖而出，以其典雅柔软、委婉繁丽的音乐特色压倒海盐、余姚、杭州、弋阳四腔。自此两百余年，“四方歌者，必宗吴门”。

昆山腔的空前成功无疑是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上的巨大革命，它在中国古典乐坛奏唱出一派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典雅柔婉的旋律。“水磨腔”的柔婉明丽、细腻典雅充分表现了有“得水之趣”的吴文化的特色情趣，昆曲的音乐文化与抒情特色正是在明代发展成熟的吴文化的物态化标志，是吴文化的音乐化、戏剧化。稍微熟悉昆曲的人都有体会，昆曲的行腔、曲调是吻合吴语发音吐字的音乐性规律的。

昆山腔最初只是清曲，即冷板清唱，是文人雅士与曲家的唱曲雅集。魏良辅说：“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不比戏场藉锣鼓之势。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魏良辅《南词引正》）昆曲在全国的发展，在于它与“红氍毹”戏剧舞台表演的完美结合。

首创其功者，乃是一批吴中文人。魏良辅“水磨腔”问世之初，就有昆山人郑若庸《玉玦记》、太仓人唐仪凤《鸣凤记》（一说王世贞）、长洲人（即苏州）张凤翼《红拂记》、太仓人梁辰鱼《浣纱记》问世。其中梁辰鱼尤得魏良辅新曲真传（“梁



伯龙独得其传”),他创作的《浣纱记》完全按魏创“水磨腔”演唱,其剧情又是苏州人家喻户晓的本土历史吴越春秋争霸与四大美人之首西施的悲欢离合艳情故事,因此一下子成为苏州街头巷尾传诵热点,以致时人称:“吴阊白面冶游地,争唱梁郎雪艳词。”

昆腔流行全国,需要一大批按昆腔格律创作的剧作。这方面也是苏州的文人雅士创下功劳。苏州地区人文荟萃,“才艺代出”。昆腔初创期有梁辰鱼、张凤翼、郑若庸、王世贞、唐仪凤等率先创作剧本,将昆山新腔引上舞台。苏州文起堂主张凤翼酷爱昆山腔,在家中整天“口中呜呜不已”,他还与儿子在家中扮演《琵琶记》,“观者填门”。嗣后又有吴中文人李日华、陆采、沈璟、冯梦龙、袁于令、沈自晋,后又有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张大复、叶时章、毕魏、丘园、徐复祚、吴伟业、尤侗、沈起凤等适时地创作了运用新创“水磨调”演唱的剧本,把昆剧这一崭新剧体推上舞台。

明清两代创作的昆剧作品(传奇)在三千部以上,苏州文人是创作的中坚力量。时人称:“曲海词山,于今为烈。”如《浣纱记》《鸣凤记》《玉玦记》《明珠记》《南西厢记》《义侠记》《双雄记》《西楼记》《望湖亭》《翠屏山》《红梨记》《十五贯》《一捧雪》《占花魁》《清忠谱》《千忠戮》等等都在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宏大的传奇系统把昆剧推向全国,北上京师,赢得京师王公巨卿士大夫青睐,内廷上演,也吸引了广大市民观众、下层百姓。这些剧作以杰出的文学成就与独特的戏剧美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占有重要地位。有的论者指出,明代传奇创作主要分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又称玉茗堂派)、吴县派(又称苏州派)、越中派。其中三派属苏州,而越中派的不少人与苏州交往密切,有师友关系,像吕天成、叶宪祖、王骥德、卜世臣是浙江人,其实是吴江派成员。苏州传奇作家之多及他们在全国戏剧界的核心地位,这与明清两代苏州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有关。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期苏州产生,苏州一带经济流通与高速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城市更繁荣。自南宋以来,全国文化中心南移,明代的苏州及周边活跃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而昆剧问世,使他们发现了倾注个人创作才情的新的文学样式。一部传奇由数十支词曲构成,激发了多少创作灵感。同时,市民社会在苏州崛起,通俗文学迅速发展。明清两代苏州成为白话小说创作的中心,通俗小说创作的成就为传奇构思提供了思路。有的剧作如《十五贯》《占花



魁》等本身就是改编自小说，“三言”作者冯梦龙既是小说家又是传奇家，这本身就说明了两者的互相影响关系。

戏曲是综合艺术，需要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实力扶持、烘托。有的昆曲曲家、传奇作家同时也是昆剧的理论研究家、评论家、出版家。明清时期的苏州是江南吴文化的中心、大本营，它提供各路人才扶持、滋育昆剧这枝奇葩。吴江曲派就以研讨昆曲曲律而闻名，沈璟与汤显祖之间关于曲律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成为中国戏曲史一桩著名的理论争鸣，其结果是推动了昆剧趋于更完美的发展。还有文征明、王世贞、徐复祚、金圣叹、吴梅等吴中文人对昆曲（戏剧）演唱、剧本的演习、评点、理论探讨。

昆曲音乐柔媚圆润、细腻幽长，称为“水磨腔”。曲牌是昆剧声腔音乐的基础，曲牌总是按照一定的程式先组合成套数。明清两代，有许多曲家为昆曲制订曲谱。魏良辅之后，有钮少雅、叶堂、金德辉、俞粟庐等。现代，俞振飞被称为正宗“叶派唱口”的传人。他们一次次地编订曲谱，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吟香堂曲谱》《纳书楹曲谱》《遏云阁曲谱》《六也曲谱》《昆曲大全》《春雪阁曲谱》《粟庐曲谱》等林林总总的曲谱，使昆曲复杂精细的演唱艺术能历经数百年流传下来。

苏州庞大的刻书出版业则成为昆剧的后援，诸多曲谱赖以出版，著名的《六十种曲》《缀白裘》就是由苏州人毛晋、钱德苍分别编选、出版的。

昆剧雄绝剧坛两百余年，离不开苏州演员的出色表演与艺术创造。昆曲兴起，苏州一带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纷纷畜养家伎，用昆腔演唱自编或新近流行的传奇。畜养“家乐”成为时尚，以此互相标榜与竞争，清代还有豪商富贾（盐商）加入这支队伍。姑苏有“申‘蛟绡’”与“范‘祝发’”之誉，是说大学士申时行、天平山范长白府的家班擅长戏目和表演水平。王锡爵家班最早演出《牡丹亭》，能“曲尽其妙”。曹寅家班规模之大为江南第一，曾在苏州大集嘉宾，演出尤侗《李太白登科》，后又在江宁演出全本《长生殿》。一时上海、无锡、常州、南京、扬州乃至北京的官僚、文人纷纷畜养家乐（如臯冒辟疆家班也很有名），而优伶还是要选自苏州的。清代苏州织造专门负责从苏州挑选优伶进宫廷演戏。家乐之外，还有大量的职业戏剧，闯荡江湖、走遍南北。李渔的戏班最为有名。昆剧盛行天下，南北“竞效吴腔”，而演出几乎全是苏州班。苏州的昆曲演员到处受到赞美与欢迎，“吴门梨园，人皆称美”（明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昆剧演员必是苏州人。有人